

x

繡像繪圖兒女英雄傳卷七

第三十四回

屏紋袴穩步試雲

破寂寥關心談夜月

還讀我書室主人評

這回書話表安公子。從去冬埋首用功。光陰荏苒。早又今秋歲考也考過了。馬步箭也看過了。看看場期將近。這日正是正月二十六日。便是他文課日期。晚飯已過。便在他父親前。請明日的題目。安老爺吩咐道。明日這一課。不是照往日作法。你近日的工夫。却大有進境。只你這番是頭次進場。雖說有三天限。除了進場出場。再除去吃睡。不過一天半工夫。這其間三篇文章一首詩。再加上添錄草稿。斟酌一番。筆下慢的不得從容。你向來作文。筆下雖不遲鈍。不曾照場規鍊過。明日這課。我要一試。一交寅初。你就起來。等到寅正。發給你題目作起來。不准繼續。把三文一詩作完。吃過晚飯。再騰正交卷。却不可潦草塞責。我就作個監考官。這樣作一番。不但我放心。自己也有把握。便合太太說。太太給我們弄些吃的。太太自是高興。便道老爺。何必還起那磨。早啊。有他師傅呢。還尋他拿到書房裡。再去罷。當作老爺別再嚇的作不上來。老爺又該生氣了。一位少奶奶。覺得是怎樣好。安老爺早沉着個臉。答道。然則進場。在那萬餘人面前。作不作呢。何況還有主考官。要等把這文章一首詩。合那萬餘人比試。又當如何。太太聽了。無法因吩咐公子道。快睡去罷。公子下來。再道。老人家。還要面試進了房子。便忙脫衣睡覺。金玉姊妹兩個。生怕他明日起。在老爺後頭。兩個人替換着熬了一夜。不曾打寅初。把公子叫醒。梳洗穿衣上去。喜喜老爺。還不曾出堂。少刻老爺出來。連太太也起來了。便道。你們倆送場來了。當下公子跟着老爺。飽餐一頓。到了外面。筆硯燈燭。早已備得齊整。安老爺坐下。取出一個封着口的紅紙。已免來交給公子道。就在這屋裡作起來罷。自己却在對面坐去。公子領下題目。折開一看。見頭題是孝者所以事君也。一句。二題是達巷黨人曰。一章。三題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四句。詩題是賦。得講易見天心。下面旁寫着。得心字五言六韻。但是也曾見那刻本兒上。都刻是五言八韻。怎的安老爺跟了六韻呢。便疑這個字是筆悞。提起筆來。就給他改了個八字。却說安公子看了那詩文題目。心中暗道。老人家。這三個題目。是怎的個命意呢。摹了半日。才一時明白過來。這題題是教孝教忠的本旨。三題是要我認性情作人。第二個題目大的是老人家的自況了。那詩題是老人家遠於周易的。不消講得。想罷。便把那题目的條兒。高高的粘起來。望着他謀

篇立意選詞琢句。一面研得濃墨，蘸得筆飽，落起草來。及至安老爺那邊纔要早飯，他一個頭篇一首詩早得了。二篇的大意也有了。那時安老爺早把程師爺請來，一同早飯。公子跟着吃飯的老爺也不問他作到那裡。一時吃罷了飯，他出來一走，便動身作那二三篇。那消蠟燭，只在申正的光景。三文一詩，早已脫稿。又仔細斟酌一番，却也累得周身是汗。因要過去先見父親，回一句稿子有了，覺得累的紅頭漲臉的，不好過去。便叫華忠進去取了小銅鏡了來，濕個手中擦臉。華忠到裡頭，正遇着舅太太在那裡合兩奶奶閒話。那個長姐兒也在跟前。大家還不曾開口。那長姐兒見了他，便先問道：華大爺，大爺那文章作上幾篇兒來了。華忠道：幾篇兒這全得了。這會子朦了臉，就要送給老爺瞧去了。舅太太便合長姐兒道：你這孩子，纔叫他娘的狗拿耗子呢。你又懂得幾篇兒。是幾篇兒。他自己想一想，果然這話問得多點兒。是一時不好意思，便道：奴才可那兒懂得這些事呢。奴才是怕奴才太太嚇着奴才，先回奴才太太一句去。說着，梗着個兩把兒頭如飛而去。却說公子過來，見程爺正在那裡合老爺議論。今年還不曉得是一班癩腳色進去呢。那莫吳兩公，也不知有分無分。正說着，老爺見公子拿着稿子過來，問道：你道作完了嗎？我們早些吃飯，讓你吃了飯，好騰出來。公子此時，飯也顧不得吃了。回道：方才舅母送了些吃的出來，可以不吃飯了。莫如早些騰出來，省得父親合師傅等着。安老爺道：既這樣發憤忘食也好。就由你去。一時要了飯，老爺便合程師爺飲了兩杯飯後，又合程師爺下了盤棋。程師爺讓九個子兒，老爺還輸九十着。他撇着京腔笑道：老爺的本領，我都諸佩服。只有些盤棋，是合我下不來的。莫如合他下一盤罷。老爺道：誰抬頭一看，纔見葉通站在那裡。老爺因他這次算那地冊，弄得極其精細，考他肚子裡，竟零碎有些個，頗覺得有點出息兒。一時高興，便喚過白子兒來，同他下了一盤。程師爺給老爺先擺上五個子兒。葉通還是儘力的讓着，下來下去，打起劫來。老爺依然大敗虧輸。盤上的白子兒，不差什麼沒了。說道：不想溝裡也會翻船。程師爺便笑道：老爺這盤棋，雖在溝裡，船也竟會翻的呢。老爺不覺大笑道：正不可解。這事我總合他不大相近。這大約也關乎性情。遠記得小時，長夏完了功課，先生也曾教過，只不肯學。先生還道：你怎的連博奕猶賢。這句書也記不得。你不肯學，便作一首無所用心的詩。我看先生是個我村的意思。這首詩怎的好作。你看我小時渾不渾，使口占一首七絕，對先生道：平生事物總關情，雅謝紛紛一局稱。不是畏難甘袖手，嫌他黑白太分明。這話將

四十年了。如今年過知非。想起幼年這些不知天原地厚的話來。真覺愧悔。頗有其辭若賦。說話聞公子早騰清詩文。交卷來了。安老爺接過頭篇來看。便把二篇勾給程師爺看。老爺這裡纔看了前八行。便道：「這個小講。倒難為你。程師爺聽了。便丟下那篇過來看這篇。只見那起講寫正是。」

且考經一書。考士章僅十二言。不別言忠。非略也。蓋資事父。即為事君之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自晚近空談拜獻。喜競事功。視子臣為二人。遂不得不分家園為兩事。究之令聞未集內。視已慙。而後嘆考經一書。所包者為約而廣也。

程師爺看完了道妙。又說這個前八行。已經拉倒閱者那枝筆。不容他不圍了。說着便歸坐。看那一篇。一時各各的看完了。彼此換過來看。因合老爺道：「老翁你看那二篇的尾收一轉。何如？」安老爺接過來。一面看着。一面點頭。及至看到結尾的一段。見寫道是：

此始夫子達巷黨人之言。所以謂門弟子之意。歟。不然。達巷黨人。果知夫子。夫子如聞魯大宰之言可也。其不知夫子。夫子如聞陳司敗之言可也。况君車則卿御。卿車則大夫御。御是特重於周官。適衛則再有僕。在魯則樊遲御。御亦習聞於吾黨。御固非卑者事也。夫子又何至每况愈下。以所執尤卑者為之。諷哉。噫。此學者所當廢書三嘆歟。老爺看罷點頭。不覺拈着鬚子。看着白。望空長嘆了一聲道：「這句話却未經人道。陳師爺便道他這段文字。全得力於他那破題的。為大聖以學御世。宜非執名以求者所知也。的兩句。所以小講。纔有那聖人達而在上。執所學以君天下。而天下仰之。窮而在下。執所學以師天下。而天下亦仰之。的幾句。名貴句子。早作了後股。裡面出股的。執以居魯。適周之齊楚之宋衛之陳蔡。合那對股的。執以訂禮。正樂。刪詩。書贊周易。修春秋的。兩個大主意的。本張直從博學成名。把個御字打成一片。怎得不逼出這後一段。未經人道好的文字來。一時程師爺把那三篇看完。大叫恭喜。中了中了。這只三篇的結句。便是個佳識。老爺笑問怎的他便高聲朗誦道：

此中庸之極詣。性情之大同。人所難能。亦人所盡能也。故曰其動也中。

說着又看了那首詩。安老爺便讓程師爺如墨。程師爺道：「今日這課是。老翁特地要看看他的真面目。兄弟圍點起來。」

誘報獎勸之下。未免總要看得寬些。竟是老翁自己來。安老爺便看頭二篇。把三篇合詩請程師爺圈點。一時都圈點出來。老翁見那詩裡的一輪穿月窟。數點透梅岑。兩句程師爺只圈了兩個單圈。便問道大哥。這句好詩。怎麼你倒沒看出來。程師爺道。我總覺這等題目。用這些花月字句。離題遠些。安老爺道。不然。你看他這月窟梅岑。却用得是月到天心。處合數點梅花。天地心兩句的典。那採字透字。又不脫那個講字。竟把講易見天心。這個題目。扣得工穩的狠呢。程師爺怕案道。啊。喲。老翁。你這雙眼睛。真了不得。說着。便拿起筆來。便加了幾個密圈。又在詩文後加了一個批。那師爺的批語。不過照例幾句通套讚語。安老爺看了。便在他那批語後頭。提筆寫了兩行批道是。

三藝亦無他長。祇讀書有得。便說理無障。動中肯綮。詩亦馥貼工穩。持此與多士爭衡。庶不為持衡者齒。冷秋風日勁。企予望之。

公子見這幾句獎勉交至的庭訓。竟大有个可許之意。自己也覺得意。一時程師爺便讓老爺帶了公子進去歇息。又笑道。今日老翁。自然要些獎賞。纔好教學生。益知勉學。老爺道。這個自然。程師爺拿了他的毛竹烟管。藍布烟口袋。去了。蓋已為程師爺三十七回長姐兒漂亮差使地也。却說公子隨安老爺進來了。太太迎着門兒。便問道。沒鑽狗洞呵。安老爺道。豈但今日竟難他為的。太太見老爺露着喜歡坐下。便笑問道。老爺。我們玉格這回放去。到底有點邊兒。沒有哇。老爺未曾開口。先動了點兒牢騷。說道。這話實在難講。這科名一路。兩句千古顛簸不破的話。叫作總下休言。命場中莫論文。照上句講。自然文章是个憑據。講到下句。依然遠得聽命。祇就他的文章論。近來却頗靠得住。所不可知者命耳。況且纔第一次觀光。那裡就敢望僥倖。只要出場後。文章見得人。便再遲些發達。也未為不可。只不可乃翁的後塵就是了。便回頭吩咐公子道。你今日作這課。從明日起。便不必作文章了。場前的工夫。第一要慎起居。節飲食。再則清晨起來。把摹本流覽一番。斂神。晚上再靜坐一刻。養氣。白日倒走走散散。找人談談。否則閒中望望行雲。聽聽流水。都可活潑。天機到場屋裡。才得氣沛詞充。文思不滯。我這裡還給你留着件東西。待我親自取來給你。說着。便立起身來。叫人拿了燈。西屋裡去。公子見老爺親身去取這件東西。一定因師傳方纔的話。有什什麼珍重器。四獎賞不一刻。只見老爺從西屋裡。把自己當年下場那個考籃。用一隻手跨出來。看那個荆條考籃。經了三十餘年。雨打

風吹烟燻火燎都黑黃黯淡的，看不出他兒來了。幸是那老年的東西，還在那布帶子，還是當日太太親自纏的縫的，依然完好。你道安老夫妻，既指望兒子讀書下場，怎連攷具都不給他一分，原來依安太太意思，從老早就張羅要給兒子從置攷具，無奈老爺執意不許，必得用分，纔合弓冶篋裏逼着太太收拾出來，還要親自一番交代，滿臉堆歡，向公子道：「此我三十年前故態也，便是裡頭幾件東西，雖非世間所罕有之珍寶，也都是我家青氈故物，如今就把這鉢親傳給你，也算我家一個十六字心傳了。」那公子見父親賞這分東西，說了這段話，真个比得件珍寶也，還心喜連忙雙手接過來，放在桌上。看官莫笑，究竟比金圓頭桿兒名器較重，並比金圓頭交代桿兒禮節較貴。安太太合老爺向來相敬如賓的，方纔見老爺站起來，太太早不肯坐下，及至拿了這個籃子來，便站在桌兒跟前，揭開那個藍蓋兒，把裡頭裝的東西，一件一件拿出來，交與公子。金玉姊妹兩個也過來帮着檢點，只見裡頭放着的號頂號圍號布，合裝米麵餚餚的口袋，都洗得干淨，卷袋筆袋，以至包菜包蠟的油紙，都收拾妥貼，底下放着便是茶盃飯碗，又是一分匙筋筒兒，合銅鍋鏟子，熾發兒，熾剪兒，風爐兒，板橙兒，釘子，錘子之類，都經太太預先打點了个妥當。因公子說道：「此外還有你自己使的紙筆墨硯，以至擦臉漱口的這分東西，我都告訴兩媳婦了，帶的餚餚菜，你舅母合你丈母娘給你張羅呢，米呀，茶葉呀，熾呀，以至再帶上點兒香約啊，臨近了都到上屋裡來取。」何小姐最是心熟的人，聽了婆婆這話，一面歸着東西，合張姑娘道：「寔在虧婆婆想的這等週到。」安太太道：「姐姐不是我，想的週到，我那天打點這分東西，自己算了連恩科算上，再連這次我這是打點到十九回了。」安老爺在旁邊自己又屈指一算，從自己鄉試起至今，又看着兒子鄉試，轉眼三十餘年，可不是十九回了麼？自己也不免一聲浩嘆，纔收拾完畢。太太叫長姐兒把那新絮的小馬褥子，包袱雨傘，這些東西都拿來交給你的大奶奶，又聽安老爺說道：「正是吩咐公子說道：你進場這天，不必過於打扮，看天氣就穿家常的那兩件棉襪兒，上頭套上那件舊石青卧龍袋，第一戴上頂大帽子，你只想朝廷開科取士，為國求賢，還是何等大典，敢攷士子倒隨便戴个小帽子兒去應試，如何使得？」公子聽一句，應一句，他只恪遵父命，纔得二十歲的孩子，怎得能像安老爺老道，更加母親給了件簇新洋藍縐綢薄棉襪兒，又是一件泥金摹本緞子半袖悶葫蘆兒，舅母又給个絳色平金帽頭兒，兩媳婦兒是給打點了一分絕好的針線活計，想進場這天，打扮花花的，如今聽父親吩咐，心裡却

也不能一時丟下這分東西。太太是怕兒子委曲，便說道：「一個小孩子家，愛穿甚麼戴甚麼，由他去罷。老爺還攛這個心安老爺道：『不然，太太只問玉格。我上次出場進場，他都看見的。』」隨時指點，隨時教誨。「是怎個樣子？回頭又問着公子道：『便是那年場門首的那班世家惡少，我也都指給你看了。』」安得不成人物。「一個個不管自己肚子裡一團草，只顧外面打得美，服華冠，可不像金漆馬桶，你再看他滿口裡那等狂妄舉步間，那等輕佻，可是個有家教的？太太同金姊妹聽了這話，纔覺得老爺有深意存焉。公子益發覺得這番嚴訓正說中了他一年前的病，不敢再萌此想，當下便把那枚藍領下去，兩個媳婦又張羅着把包袱等件送過去，過了兩天，便有各親友來送場，又送來狀元糕、太史餅、裹兒、桂元等物，無非預取高中占元之兆。這年安老爺的門生，除了已經發科甲之外，其餘都是這天鄉試安老爺也差人送禮看望，苦苦的還幫幾兩元卷銀子。公子合這班少年都在歇場的時候，大家也彼此往來談談文、講講風氣，轉眼之間，便到八月。那時烏大爺早從通州查完了南糧，回來安老爺預先托下他，一聽下宣求即忙給個主考官官單子，打算聽了這個信，纔打發公子進城，說定了依然不找小寓，只在步量橋宅裡住。外面派了華忠、戴勤、隨緣、兒葉通四個人跟去。張親家老爺也要同去，以便就近接迎照料。安老爺安太太更是放心，頭兩天便忙着叫人先去打掃屋子，搬運行李，安置廚房。一直忙到初六日，纔吃早飯。早有烏大爺差人送了聽宣的單子來，用個紅封套裝着。安老爺打開一看，見那單子上竟沒甚麼熟人。正主考是個姓方的副主考，一個也姓方。那個雖是旗員，素無交誼。老爺當下便有些悶悶不樂。只因這兩位方公，雖是本朝名家，刻的有文集行世，祇是向來看來二位的文章，都是清矯艱澀，島瘦塞郊一路。合公子那高華富麗的筆下，迴乎兩個家數。那個滿副主考自然例應迴避旗卷，正合着不願文章高天下，祇要文章中試官的兩句話，便慮到公子此番進場，那個中字有些拿不穩，所以兜裡添了樁心事，却只不好露出來。公子此時是一肚子氣的取青紫如拾芥，那裡還計及主司的方圓。太太又拉着他，儘着囑咐，場裡沒人跟着，夜裡睡着了，可想着蓋嚴着些兒，舅太太也說有菜沒菜的，那包子合飯，可千萬叫他們弄熟了再吃。張太太又說不喇，款上鍋子米子粥，五上幾呀雞子兒，那倒也飽了肚子咧。金玉姊妹，是第一次經着這番灑橋風味，雖別日無多，一時心裡，好像是還落下了件甚麼東西，又像是少交了句甚麼話，只不好照婆婆一般，當着一樣的囑咐。正在大家說着，華忠、戴勤、隨緣、兒葉通

四个家人上來。回張家親老爺。叫回老爺太太不進來了。程師老爺頭裡先去了。又回道大爺車馬也伺候齊了。隨着使領隨身的包袱馬褥子。一時僕婦們往外交東西。公子便給父母跪了安。又見了舅母岳母舅太太。先給他道了个喜。說下月的只幾天兒裡。再聽着你的喜信兒。我們家的老少兩位姑爺。可都算我眼瞧着成的人了。我也算得个老古董兒了。張親家太太便接口道。姑爺你這搶个頭名狀元回來。借就得了。安老夫妻聽了。各各點頭而笑。安太太又說才囑咐的話。可別忘了。又吩咐你一出場。家裡自然打發人去看你。把頭場的草稿帶來我看。不必另騰。不請師傅改一字的。說着。又點頭說就去罷。公子滿臉笑容。答應着。纔就往太太道。到底也見個媳婦兒再走哇。公子連忙回身。向着他两个規矩的一站。兩人也細着盤兒。遠了一站。彼此對站了會子。却都不大得話。還是公子想起一句第一義的話來。說道。我昨兒晚上。囑咐你們的節下。給父親母親拌的那月餅餡。可想着多擱點兒糖。他說了這句。便一臉兒的飛黃騰達。興匆匆回身就走。金玉姊妹两借着答應那聲。也搭越着送出屋門來。公子下了台階。早有人跟着走了。安老夫妻扭着身子。直着他出了二門。遂在那裡望不隄防。這個當兒。身後猛噹啷一聲响。老夫倒一跳。一齊回過頭來一看。原來是那長姐兒。臉膊上帶着一副包金鐲子。從手上脫落下來了。掉在地下。噹啷的一响。又咕嚕的一聲。直滾到屋門檻兒跟前。纔站住。老爺忙問這怎麼講。太太最疼這個了。環便道。都是老爺給人家打了那麼大圈口。怎麼不落下來。呢。何小姐道。別通他。等我給你圈弄上就了。說着接過來。把圈口給他拍緊了。又把式樣端正了。親自給他帶在手上。向他笑道。你瞧圈上就好了。不是。好語道同皆道來。中謎乎。靈等要放他時候。咱們再放為什麼。毀他呢。在大奶奶說的平靜的話。他不知聽了。不由把个紫臉色的臉蛋兒。羞的小茄包兒似的。便給何小姐請了個安。又低着雙眼皮兒。笑道。這要不虧奶奶。誰有這麼大勁兒呵。當下安太太以至大家。看了他。這舉動。都說他數歲大些了。懂得規矩話。在當日没人留心。今日之下。不禁叫人想到王寔甫的猛的一聲去也。鬆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肌。這兩句不僅是个妙句奇文。竟也說得是个人情天理。還有个佐証。就拿這兒女英雄傳裡的安龍媒講。比起那紅樓夢裡賈寶玉。書中之人。立身行事。高一着。雖說一樣的两个翩翩公子。論閱動華。安龍媒是个琴堂弱息。賈寶玉是个國公文孫。天之所賦。自然該于賈寶玉獨厚。纔是何以賈寶玉累番鄉試。那等難堪。直弄得死別生離。安龍媒

這番鄉試這等有興從此就弄得功成名就。天心稱物平施。豈此中有他諤巧乎。不過安公子的父親看去雖同是一樣的道學。一邊是在有些常理盡性的功夫。不肯去開正經。一邊丟開正經。只知合那班善於騙人的單聘仁。乘勢而行的程日興。每日裡在那楚坡齊作些春夢。自己先弄個文不文。正不正的賈政。還叫把甚的去教訓兒子。安公子的母親。合賈公子的母親。看去雖同是一樣的慈祥。一邊認定是孩提之童。一片天良。不肯去作罔人。一邊是一味向家庭植黨營私。去作那罔人勾當。只知把娘家的甥女兒擺來作媳婦。絕不計夫妻家甥女兒的性命難堪。只知把娘家的姪女兒擺來。絕不問夫兄家的父子姑息。因之離間。自己先弄成個罔之生也。幸而免得王夫人。又叫他把甚的去撫養兒子。講到安公子眷屬。何玉鳳。張金鳳。看去雖合賈公子那個幃中人。薛寶釵。意中人。林黛玉。同一艷麗聰明。却又是這邊道。愛惜他那點精美金玉。同心合意。媚茲一人。那邊是一個把定自己的金玉姻緣。遠脂裏有些陰險。一個是妒着人家的金玉姻緣。一味肆其共酸。以至到頭來。弄得滿湘妃子。連一座血泪成斑的瀟湘館。立脚不牢。慘美人魂歸地下。畢竟玉帶林中掛。衡蕪君。連一所荒蕪不治的衡蕪院。安身不穩。替和高獨守空閨。如同金釵雪裡埋。還叫他從那裡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便是安家這個長姐兒。比起賈府上那個花襲人來。也一樣的從幼服侍公子。一樣的比公子大得兩歲。却不會聽得他。那襲人而取之的。花襲人一般。同安龍媒初試過甚。糜雲雨情。然則他見安公子往外一走。偶然學那雙文。長亭突宴的。滅了玉肌。鬆了金釧。雖說不免一時好樂。有些不得其正也。還莫發乎情。止乎禮。怎的莫不得個天理人情。辨才無碍。應說甚麼好。何況安公子比那個賈公子來。本就獨得性情之正。再講安公子回到住宅。早有張親家老爺。同着家人等。把屋子安置妥當。程師爺已經到場門口看牌去了。一時回來。看得公子的名字。排在頭排之末。說着些光景。明日得早些去聽點了。歇息。吃些東西。靜一靜罷。他說着。便帶了葉通。親自督學生檢點。考具公子見諸事用不着自己照料。想起從前父親赴考的時候。景象越覺冷暖不同。想然作者照應之筆。恍然作者照應之筆。接着便有幾個親友本家。看過去了。到了次日。五鼓。家人們便先起來。張羅飯食。服侍公子盥漱飲食。裝束已畢。程師爺張老又親自把考具行李。替他檢點一過。門戶自有看房子的家人照料。大家催齊了車馬。便都跟着公子。還奔舉場東門而來。公子纔進得外磚門。早見梅公子站在個高地方。手裡擎兩枝照入簷。得意洋洋的高聲叫道。龍媒這裡來。公子走到跟前。

只聽他道你來的正好。咱們不用候點名了。我方纔見點名的那個都老爺是個熟人。我先合他要了兩條發。你我先進去罷。省得回來人多了。濟不動。又免得內磚門多一次搜查。公子是謹記安老爺的幾句家訓。又因這番是自己進步之初。從進門起。就了打個循規蹈矩。一步不亂的主意。便回覆他說。我的名字在頭牌後半路呢。此時進去。也領不着卷子。莫如遂等着點進去罷。說話間。早聽見點名台上。點起名來。梅公子道。我可不等你了。說着把那枝簽丟給公子。先自去了。公子依然候着。點了名。隨着眾人魚貫而走。來到內磚門頭道。搜查點所在。原來這處搜查。不過虛應故事。那視搜檢的。只有幾位散秩大臣。副都統。還有幾位大門行走的侍衛公。却不是欽派。每到鄉會試。不過侍衛處照例派出幾個人來。在此當差。却一班的在那裡坐着。公子接着前面搜檢的。見那班侍衛公。彼此正談得開熱。只聽這小那個叫道。喂。老塔呀。明兒沒咱們的事。是個便宜。我們東口兒外頭。新開了个羊內館。肉好齊整。餛飩餅。明兒早起。咱們在那裡鬥一壺罷。那嘴裏正牙斜。叨着根短烟袋兒。兩隻手却不住的。搓那個醬瓜烟。荷包裡的烟。騰不出句來。答應話。只叭了一聲。搖了搖頭。這个又說放心哪。不吃你啲。纔見他拿下烟袋來。從牙縫兒內。激出一口唾沫來。然後說道。不在那個。會而自表其非命。第四回倒不。在乎錢與不錢的。向是也。否而自明。我明兒有差。這个又問。說不是三四該着呢嗎。他又道。我們幫其寔不去。這回差使。倒悞不了我們。那个新章京來的。噯。你有本事給他攔下。他在上頭。就把你幹下來了。公子聽了這話。一个字不懂。往前搶了幾步。又見遠有二位。在那裡敬鼻烟兒。一个接在手裡。且不聞。只怕那个爆竹筒兒。碰鼻烟壺。拿着翻來覆去。看了半天。說這是獨釣寒江啊。可惜是个右釣的。沒行。要是左釣的。就值錢的。說着。那鼻烟兒。磕了一手心。用两个脂頭。搵着抹了兩鼻翅兒。不防一个不留神。誤打誤撞。真个吃進鼻子。一點兒去。他就接連不斷。打了無數的嚏。噴得涕泪雙流。那个看了大笑道。說算了罷。這東西要搶了。肺沒地方貼膏。約。他才連忙把鼻烟壺兒還了。那个遠道。嘆好霸道。傢伙。這管一百一包的。公子聽了這套。便茫然不解。看了看前面的人。一个搜過去。輪到自己。恰好走到乾瘦黃面的老頭兒面前。公子一看。只見他一張迂緩的面孔。一副孱弱軀。身上穿兩件邊幅不正的衣服。頭上帶一个點淡無光的亮藍頂兒。那枝梢攏着風的孔雀翎。已經轟轟的刺了光桿兒了。一个人垂首低眉。坐在那裡。也沒人理他。公子因見前面的人都是解了衣裳。搜才待放下。老監忽聽那老頭兒

說道罷了。不必解衣裳了。這道門的搜檢。不過是奉行公令的一樁事。到了貢院門。遂得搜檢一次呢。一定是這等苛求起來。殊非朝廷養士求賢之意。趁着人鬆動。順着走罷。公子應了一聲。連忙就走。心下道。怎的這位待衛公的話。我聽着又展然會懂呢。這人莫非是個楚才晉用。從那裡換了盪班回來的罷。我只愁他這個樣子。怎生合方那班鳥肩火色的矯矯虎臣。會弄得到一處。他要竟到一處。這人也就算過遭劫在數的了。此不圖裙屐少年。有一路想着。進了那座碑門。不曾到得貢院門。跟前便見了底下那班伺候搜檢的提督衙門番役。順天府五成青衣。都揎拳擄袖的。在那袖搜檢。被搜檢的那些士子。也有解開衣裳。廠露胸懷的。也有被那班下役伸手到滿身上混掬的。及至搜完的。又不容人收拾妥當。他就高喊一聲。搜過。便催快走。那班士子。一个个掩着衣襟。背上行。跨上攸籃。那隻手遠得摸上那根照入簽。這纔邁着那大高門檻。兒進去。看着寔在受累之至。公子有些心怯。不時却搜到前面。那個人。却又是七十餘歲。老不歇心的老者。纔走上去。便有旁邊一個戴白頂兒藍翎兒。生得凹樞眼。蒜頭鼻。白臉黃鬚。先喝一聲。站住。攔下筐子。把衣裳解開。早聽得東邊坐上那位大人說道。你當差只顧當差。何用這等大呼小叫的。太不懂事了。唬得不敢則聲。那老者便受了無限功德。公子探頭向上一望。正是烏克齊。不好招呼。只低了頭。烏克齊看見了他。倒欠身讓道。就隨着進去罷。公子進了貢院門。見對面便是領卷子的所在。他此時纔進門來。已經滿頭大汗。正想個地方歇息。再上領卷子。看了梅閣羹。還在那裡候着。又有烏大爺的兄弟。托誠村。並西三少年。都在牆脚下。把考籃聚在一處。坐在上面閑談。他也湊了大家去。把考籃放下。梅公子先合他說道。我方纔悔不聽的話。只管進來這半天。卷子依然不到手。竟沒奈何。他何不信你跟我去看。說着。拉了安公子。齊到放卷子的那個圈子跟前。只見一班八旗子弟。這個要先領。吵成一片。上面坐的那位鬚髮蒼然。老都爺。却只帶着個眼鏡兒。拿着枝紅筆。按着那冊子。點一名。叫人放一本。任你吵得天暗地昏。他我行我法。正在吵不清。內中有個十八九歲小爺。穿一件土黃布主腰兒套。一件青綢馬褂子。搭包繫在馬褂子頭。挽着大壯的辮子。騎在个採槁上。拿手裡那個照入簽。把那御史的帽子的响嘴裡。遠叫道。老叟。你把我那本兒先給我找出來呢。那御史便是十年讀書。十年養氣。也耐不住了。只見他放下筆。摘下眼鏡。來問道。你是那旗的秀才。名字叫作甚麼。他道。我不是秀才。我們太爺今年。纔給我捐的監。我叫綉僧額。我們太爺

冲北斗中央的危樓千群高聳曉來時一輪羲馭湧東隅正面便是那坐氣象森嚴無偏無倚的至公堂這個所在自
選舉變為以文制藝以來也不知牢籠了幾許英雄也不知造就成若干人物那時正是秋風初動耳輪中只聽得明
遠樓上四角高挑的那四面硃紅月藍旗兒被風吹得旗角招搖向半天拍喇作響青天白日便像有鬼神一般呵護
無怪世上那些有文無行問心不過的不得進來便是功名念熱勉強進來也是空負八斗才名枉吃一場辛苦却說
安公子正在無數的號舍只見一所號舍門外大書成字號早有本號的號軍從那個矮柵欄上頭伸手把那接過去
那人去了公子遠遠等着給他開柵欄兒進號呢那知那柵欄是釘打牆上的不曾封號以前出入的人只准抽開當中
那根木頭趙出趙入公子也只得低頭彎腰趙進號筒子去看了南是牆面北作柵身那個院落南北相去外也不過
三尺東西下裡排列得蜂房一般倒有百十間號舍那號立起來直不腰卧下去伸不開腿吃喝拉撒睡紙筆墨硯燈
都在這塊地方假如不是這地方出產舉人進士兩樁寶貨大約天下讀書人那個也不肯無端的萬水千山跑來嚐
這般的滋味公子當時歇息片刻也把那號帶號帷訂起來號板支起來衣帽鋪蓋盥盥傢具與柴炭一切歸着起來
這事本不是一个人幹得來的事更加他又事奶娘了環服侍慣弄不妥當且這將將就就幸喜伺候那幾間號的一
个老號軍是久慣當個這差使的見公子是個大家勢派一進來把例賞號軍的你餉錢米就賞了不算外餘外又給
了個五錢重的小銀鏢兒樂的他不住問茶問水的殷勤這個當兒這號進來的人就多了也有搶號板的也有亂坐
次還有諸事不作我人去的人來我的甚至聚在一處亂吃酣飲便是那極安靜的也脫不了旗人的習氣公子看了
般人心中納悶只說我倒不解他們是幹功名來是頑兒來他只個人靜坐那小窩兒凝神養氣午後堂上的監臨大
人見近堂這幾路旗號爺們出來進去登明越樓閣的實在不像了早同查號的御史查號封了號口柵欄這一封號
雖是幾根柳木片兒的門戶一張木紅紙的封条法令所在也同畫地為牢再没人任意行動公子見眼前來往的人
都已靜了些纔把他廳下的掃塵本心裡默誦一遍叫號軍弄熱飯就熟菜吃了纔點燈便放下號帘靠了包袱待睡
可奈牆外是柵籬貼壁堂上是人語喧嘩再也莫想睡得穩良久纔睡熟一時各號的人也睡也准備明日鏖戰那
號軍也就偷空兒栖在那個屎號跟前坐着打盹兒却說內中那個老號軍睡到三更過後鑽出來去出小恭完了事

纔回頭只見遠遠的像那第六號房檐上掛着盞盞紅燈那老號軍吃了一驚說道這裡一位老爺是不曾進過場的守着那油紙號帘點上盞燈一時睡着了刮起風來可是頑得的連忙跑過來想要叫醒了他不想走跟前却早不見那盞燈他揉了揉眼睛道莫不是睡得楞怔眼離了恰好公子一覺睡醒一睜眼見屋裡漆黑摸裡模糊的叫了聲花鈴兒你看燈都滅了也不起來潑潑那老號軍說老爺你放心罷沒燈啊是我眼離了的公子又不留心他說的所以然只想悞呼着小婢倒來个老軍不覺自笑不再好提便合要个火點上燈看了掛的那個表已經正了便要水擦臉又叫那號軍熬了粥纔收拾完畢號口邊值號的委員早已喊接題紙少時那號軍便給他送了一張來連忙燈下一看只見出的是三个富麗堂皇的題目想着自然要取幾筆歌墨舞的文章且喜便合自己的筆路再看那詩題又是應下作過的便是第一第三文題也像作个靜想大勢也都遠記得起暗喜這可就省事多了忽又一轉念道不是這等古人師友之間遠要請試他題豈有欽命題目我自已纔識雲程便這等欺心把窗課來塞責的理父親看了先要不喜不如把他丟開另作纔是請試他題尚是大廷頭自去兩節纔真乃暗室不欺隨把題目折起便伸手提筆起草來纔得辰刻頭篇文章合那首詩早已告成便催着號軍給煮了飯吃了一盃又吃了些杏仁乾糧油糕之類飽了便把第二三篇作起來只在日偏西些都得到了自已又加意改抹了一遍十分得意看了天氣尚早便吃過晚飯上起卷子來他的那筆小楷又寫的飛快不曾繼續添註改途點勾股都已完畢連草都補齊了點起燈來早已又吟哦了一遍隨即把卷子收好把稿子也掖在卷袋裡閑暇無事取出白棗兒桂元肉炒糖果脯大嚼一陣剩下的吃食都給了號軍就靠着那包袱歇到次日天明那個老號軍便幫他來把東西歸着清楚交卷領簽趕早排便出了場纔到貢院頭門早見他岳丈張老先生程師爺以至華忠諸人直擠到門檻邊等他一時恁早出來都不勝歡喜程師爺先問了得意嗎忙回道還差妥當張老早把考籃包袱接過去遞給眾家丁一行人簇擁出了外磚門程師爺使合他同車要文稿看因說道頭二三個題目你都作過的他道便是詩也作過却都不曾用那牒稿因從卷袋裡把草稿取出來程師爺一面看一面用騰袋圍圍兜兜便道只這前八行便有个氣才發皇氣象恭喜恭喜一時看完說道詩也不脫不粘大有可望一時回到宅裡公子不及別事便叫葉通取了个小红封套把文稿好折又親自寫了個給父母請安的安帖封起來打發戴勤飛

馬立刻給父親送去。恰巧戴勤走後，安老夫妻早叫晉升來接場。舅太太又叫趕路兒送來的吃食。二位奶奶給包了添換的衣服。公子也問了父母的起居。晉升一一回答。又說老爺吩咐奴才天晚了，索性等明日送少爺進場。早把文章稿子帶回去。公子道：戴勤大約今日不得回來。你依然遵着老爺的話。明日回去罷。公子吃得一飽，便倒頭大睡。養精蓄銳。准備進二三場。却說安老爺急於要看看兒子頭場的文章，有望無望。又愁他出來得晚。晉升今日斷趕不回來。見戴勤來了，忙問道：你回來作甚麼？戴勤請了安，又替公子請了安。忙回明原由。安老爺一面進屋子，一面折那封套，便坐下伏案細看那詩文章稿。安太太只儘着問戴勤說：你瞧大爺那光景，遠沒受累呀。沒着涼啊。戴勤回道：奴才着很好。出來是紅光滿面的。程師爺說準中。金玉姊妹聽了，也自放心。太太見老爺看了文章，只默默不語，不禁問道：老爺看着怎麼樣？原來安老爺看得公子的文章，作得精湛飽滿，詩亦清新，却也歡喜。只愁他才氣過於發皇，不合那兩位方公的式，所以心中猶疑。見太太一問，正待說明原由，一想他娘兒們自然同我一般的期望。此時說出這話，倒添他們心事，便道：難為他中，竟是中得去了。只看命罷。太太同兩個媳婦聽了，便歡喜起來。戴勤退出房門去。兩個媳婦又在廊簷底下，截住他問長問短。那個長姐兒，趕出趕進的聽了，夠他倒說道：人家老爺合師老爺，都說大爺中定了。遠用你們老姐兒，倆絮叨，却說那日已是八月初十日，中秋節近了。忙了幾天節事，到了十五晚上，老夫妻正喜愛了兩個媳婦慶賞團圓，偏兒子又不膝下。待月上時，安太太偏高興，領着媳婦賞了月，把月餅類分賞大家，又隨意給你家備了些果酒。因舅太太張家太太沒處可過團圓，另備一席罷。請過來要自己陪着。舅太太是再三不肯。今日團圓節，沒說你二位不一席坐的。我陪着親家太太，叫他們小姐兒，兩席張羅，豈不好。安太太見說得有理，便也依了。只是安老爺赴了這等酒場坐下，實在無可與談。恰好那夜後半夜月食，舅太太問起這個月食的道理來，纔待講起。張太太說：又我懂的。那是天狗咬了我們那地方，只要廟裡打一陣鐘，他唬的吐出來了。安老爺不禁大笑，說道：豈其然哉。這日月食的道理，由於日躔最高，居九天第三重月躔最低，居九天第八重日行得疾，每日行程只見週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的一度，月行得遲，不及日行十三度有餘度，日月行得不能畫一。此所以朝日東昇，新月西見之原由也。日無光，月無光，恒無光，借日之光以為光，所以合朔則生明，既望則生魄。此去上弦下弦之明驗也。

日月行走既互有遲疾躡度七各有高下。行得遲疾高低上下相值。日光在天。為月魄所掩。便有日蝕之象。日光遠地。為地所隔。便有月蝕之象。乍掩乍隔。則初食。半掩半隔。則食既。全掩全隔。則食甚。彼此相錯。生光則而復圓。非天狗之為也。舅太太說。欽天監那有西洋人。怎麼西洋人就會算得來呢。安老爺道。何必古之人然。苟得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說着便要講那分至差歲積閏的道理。舅太太萬想不到問了一句話。就招了姑老。那這許多考據。聽着不禁要笑。便道。我不聽那些了。我只問姑老爺一件事。借門只哄月兒。那月光兒。旁邊兒。怎麼供着對雞冠子花兒。又供兩枝藕。哇。安老爺竟不曾考據到此。一時答不出來。教讀村間。每兩棘人下。問此等考據。亦達此。舅太太道。姑老爺敢則有所不知道的。聽我告訴你。那對雞冠子花兒。是月亮的。婆羅樹呢。那兩枝白藕。是兔兒爺的。剔牙杖兒。恰好安老爺吃了一個。嚙嚙。果兒被那個。果兒皮子塞住牙縫兒。拿了牙根發兒。在那裡剔來剔去。正剔不出來。一時把安太太還只管問道。姑老爺知道。這是問的。安老爺沒好意思。只得笑道。此所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了。大家談到將近二更散席。金玉姊妹兩個。定要請舅太太張太太到東院裡。等看月蝕。舅太太道。不早了。大家歇息兒。明日還得早些起來。預備接場呢。大家散後。他二人也就回房。到那輪皓月復了圓。又攜手並肩。倚着門兒。望了回月。見那素彩清輝。益發皓潔圓滿。差已積而復錄。猶月既食而重光也。乃食者之精神益壯。情者之名次轉高。食于月華之先。燕北間人之用舊。總必翻新。此其一也。須叟一層層現出五色月華來。他二人當約多時。纔得就寢。預備明日給公子接場補慶中秋。這正是未向風雲占聚會。先看人月慶雙圓。要知安公子出場後。又有個甚的情由。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五回

何老人示棘闈異兆

安公子占桂苑先聲

且按金玉姊妹在家。怎的個預備接場。再整安公子進過二場。到了三場。節屆中秋。便有家裡送來的月餅果品之類。預備他帶進場過節。又有安老爺。另給程帥爺張親家老爺送的酒。備的果。却講場裡到第三場場規也。就漸漸鬆下來。那時功令尚寬。還有中秋這夜。開了號門。放士子出號賞月之例。那夜安公子早已完卷。那班合他有這世誼的。如梅問羹。托誠村。這幾個人。都已寫作妥當。預備第二日趕頭排出場。又有莫聲安先生的世兄。同着兩人。一個是同鄉姓鮑名同。聲字應呵。合莫世兄是表兄弟。一个是旗人名惠來。號遠山。也是莫聲安手裡的秀才。因莫世兄談起安

公子的品學丰采。兩個想要會他。莫世兄便順道拉了梅公子托二爺一同我到公子號裡來。那時號裡士子大半出去遊玩去了。號裡極其清潔。這班少年英俊。彼此一見。自然意氣相投。當下幾個人坐下。各道傾慕。便大家高談闊論起來。先是彼此背誦頭場文章。這個推許那個。那個又向這個謙遜。梅公子道：「你那位此時且不必互相推謙讓。等出了場。我指引你們一個地方領教。那就真知道是誰中誰不中了。那個鮑應珂道：「吾兄莫不是玻璃廠觀音閣新來的。那個風鑑先生。梅公子道：「這個人況且這科甲一路的科名。可是那些江湖相面相得出來的。莫世兄道：「你府上設的呂祖壇。最靈驗的他。又道：「我家設的那座壇。不談休咎。只怕比純陽祖師說的。還有把握些。安公子道：「這個品學心地。十句話只好聽他三句。梅公子道：「不信由你。出場後我幾個人訂個日子同去。你却莫要耐不住。着個人來窺探。莫鮑惠三個人早已在那裡問他。可好攜帶我們同去。他道：「都是功名中有分的。這又何妨。托二爺說：「既那樣。偕們十六出場。十七就去。他道：「你就熱到如此。一出場。誰不要歇歇。怎麼來得及。安公子也被他說得躍躍欲動。便說：「既如此。你訂日子罷。他低着頭。等了半日。口裡念道：「這日不要。那日又往。忽然抬頭向大家道：「這樣罷。這今日我們定出榜文。這天罷。大家聽了。不禁大笑。梅公子道：「我說的不是夢話。你們說的纔是夢話呢。科甲這一途。除了不會作文章。會作文章。而不成作文章。不算外。餘者那中得。單靠文章。未必中用。是要仗福命德行來扶持文章的。何況三項都有了。還要分個運會機緣的。遲早。難道不等出榜。你們大家互相推許。謙遜一陣。就算中得了。不成。莫世兄道：「這話倒是名言。只看今年頭場。除那個自盡的。合那親兄弟兩個一齊了瘋的。真算個顯應了。此外還有個人呢。說來最是怕人。並且這個我遠曉得他。要笑八股裡的一個作家。他頭場好好詩文都錄了。正補了單了。忽然自己在卷面上畫了個人頭。那人的筆畫一層。直透過卷背後。可不大奇。托二爺也道：「便是那紫榜高懸貼出去。人也不少。那張紫榜。我倒看見了。有的註詩文後。自書陰事。有的註的卷面。繪畫婦人雙足的。就連偕們那日看見的那個細僧頭也貼出去了。安公子道：「那樣鬧法。焉得不貼他名下。是怎樣註。托二爺道：「那一行看不清楚。想是他自抹了。梅公子道：「此公我早已曉得他。一定要貼出去。貼他也在官號。我合他同號。見他一進去。就要折那屎號後牆。號軍好不攔住他。緊接着就叫號軍打漿子。自己帶着鋸。把號板鋸了一塊。可着那號門。安了半截子。影戲總戶似的。糊上紙。鑽在裡頭。一個人喊了會子。莫世